

四部叢刊

重校鶴山先生太全文集

203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鶴山先生

大全文集

二

卷二十六至卷五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六

建寧府志

督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奏狀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陸日恭準

御筆特降中使宣押赴院治事

者臣欲被寵靈退深震懼伏念臣庸猥由寒遠早玷清
華技之投商之餘付以守藩之寄既云忝冒忽誤招
延翰苑容臺經帷史觀已自慚於曩印人亦訝於條
冰無一可稱負六宜去雖冒再三之重瀆未殫萬一
之愚衷敢意殊知特頒親擢俾與議樞庭之末復假
名祕殿之隆錫天寵於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

睿斷浸潤之譖不行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矧
是危難而受任加之兄弟之孔懷事會搶攘蓋未知
其終極心神貿亂恐難責以驅馳使冒昧而直前必
顛隳之未免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真賢
念臣今日之辭難猶勝異時之誤事於止而知止既
屢貢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願曲垂於 皇鑒所有恩
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表

退守祠庭本求安於踈拙進陪宥府乃受任於艱危
介得遷以榮為懼伏念臣狷而寡與愚不適時既

謬長於六聯又叨榮於三組由用臣之太驟致公論
之不容蚤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錫
命之加重念臣蒙恩忝備於列卿居位又幾於數月
竭其補報固嘗累牘之奏陳見諸施行曾幾三言之
聽用矧又逖違於君父遽令董視於師戎以言語侍
從之臣親近猶難於感悟若錢穀甲兵之問號呼益
遠於聽聞縱自今勉徇其請求恐在外終成於扞格
居然冒受悔亦奚追伏望 皇帝陛下毋拘反汗之
嫌俯察由衷之懷宥其方命畀以真祠旣明且哲以
保其身敢作全生之計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庶幾遇
分之安

三辭免僉樞督視奏劄

臣比以家國之憂熏心俯按短才仰窺時意乞奉
祠者三辭思命者再半月于茲闔門待命而陛下
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詔使趣令視事又申頒荅
誨斷絕來章威命所臨何敢瀆陳然而臣子之於君
父寧其有犯毋欺毋隱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千方
命之譴取辭難之譏其罪非止於一身其或闇於知幾
昧於料事勇往冒進或有脫誤禍及國家臣雖身
蹈艱危無益於事臣竄靖七年居蜀三載權臣之壞
亂天下不及救也陛下之親攬萬機不及與也改
元半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獲忝近臣則內患外禍

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不行言不聽一旦四方有敗
臣不及知忽被風雷之令拔臣於再三忱請屢卻弗
已之餘授臣以三四大臣却立不顧之地臣感激兩
朝知遇猶不敢固辭復自惟念今聞命已數百若繩
以御筆趣發之期則來日正當上道今且以至微
者言之府史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爲之雖
欲從密院差撥茫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至外郡
與欲辟之官屬先定去就尚無一人可遣蓋不惟人
情觀望辭避不前亦由踈遠之人驟登朝列旣未獲
乎上則安能以見信於人是瑣瑣者猶如此況其大
者臣十年之間殆與世絕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

辟之官以其資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
烏合又必以其非素拊循動多扞格古之有天下者
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政
塗一日之素而遽責之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迫
道路已梗襄安隨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
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臣頃過其境
無一可用德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
既爲叛兵所乘則鄂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應
城道梗則襄鄂不復相通夫以 朝廷疎棄之人而
驟當江漢艱危之衝縱臣不能度德量力冒昧而前
其如宗社生靈何臣不欲盡言者蓋辭難避事猶是

一說脫又咎臣以怨望議臣以畏怯則臣益不能以
自明是用盡瀝肺腸控告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察
臣之愚非出具文速爲收回執政恩命檢照累牘賜
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宰執中別加遴選庶資
平日講明之素舉辟僚吏綴御將士奔走吏卒無不
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臣今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差臣兼同提舉
編修經武要略者臣猥以謏材遽叨隆眷陞華書殿
與議樞庭旣視數於政涂復董師於江幹被榮過甚
揣分蔑如况又申頒綸詔之丁寧參掌玉鈐之會粹

方此究心於獎率疇能效職於編摩冒昧居之僥踰甚矣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非具文之請念其非經武之才特返誤恩毋拘近比所有成命未敢祇受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 陛下不忍終棄拔之遠屏之餘付之藩翰實之周行以親政招延之士言之臣最爲未至而躡居衆俊之右果以超踰過分嘖有煩言臣累疏求歸未蒙俞允 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宥府視師自漢魏以來督府之任乃將相之雄權其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次者爲之未有拔

自從臣驟當事任者蓋以盡護諸將得專閫外之事
其任至重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
旦自權尚書爲之令下之日人謂創見臣自三疏勾
祠之後控辭新命又至再三陛下申遣詔使促臣
隨班奏事回諭丁寧臣竊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踴
躍受命退而差辟官吏條列事自調遣將士凡所以
爲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周不惟臣子體國之至情
亦所以避讒遠謗庶幾無間可入也然而所辟之官
始擬某某皆不屑就以至某某諸人亦無一肯就者
今僅餘三三人如某某相與隨宜行事而元僚無人
議幕機幹以下尚多闕員至於統帥偏裨之任亦豈

容緩而用一人焉則曰殿司人之所忌也謀一將焉則曰帥臣之所不樂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留令太父亟僦民居以爲幕府而力驅刑劫僅得密院數吏奉行文書餘皆散漫不合頗費收拾臣嘗燕居深念父而不得其說或有過臣言曰爾何暗之甚也師之坤曰在師中亨承天寵也九二以一陽居五陰此爲專屬閫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後事權可一苟不得乎上則人誰信之故無人乎宣王之側則不能用吉甫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是故有呂夷簡而後范仲淹得以宣威陝服有趙鼎而後張浚得以督師諸路今爾獨荷陛下之知

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之事無一施行
受命半月朝令夕改無所稟承則自今之遠君門誰
實主之臣麾之使去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遇
明主得效尺寸於我行敢有它詞或又曰爾知所以
來乎 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疏咸欲召
臣德秀臣了翁而宰執一詞以爲不可 陛下以二
臣終不可忘也排羣議而用之 陛下之聖明孰不
傾從其德秀既至宰臣終不肯與之共政其後雖隆以
虛名而不及於用人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幾之早
而求去之勇也宰執無以中之則出風雷之令使之
不及掩耳夫漢高帝召拜韓信付以軍旅之事而蕭

何謂其如召小兒故齋戒設壇而後敢遣今並命二人而一人不及前知雖假之恩寵以耀羣聽實壓之事任以杜免章故度越典常一日而再命是乃託此以逐溺也而爾不之覺乎臣曰此出於聖斷而宰執焉得與聞或又曰縱出於陛下之獨斷而不能無可疑者爾嘗言人失尚存謂如故臣專忌之類而宰執不爲之改也爾嘗言品四不可恃謂將軍和好之等而宰執不爲之動也以至重江陵復舊屯守故疆等事言之數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秋變作於外人情搖於內荆襄一面上而金房均光下而隨康安信事勢日熾然後急而求爾異時師行日三十

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使速行可五十里加以沿途
應酬軍務亦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逗
留之罪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輕物貴之時
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百五十萬之用
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及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
總所供億之數言之約有二十萬人若人給十千則
二百萬緡矣倍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
外今支給之數僅供一槁而沿途與住府之費不與
焉爾必有乏興之罪異時督府應諸路之調遣如葉
義問遣虞允文趣李顯忠交軍允文齎金銀楮幣告
牒以行故得以便宜糾合將士乘機勦敵今爾有餘

力可以給遣行之官吏乎異時張浚輩師川陝使趙
開措置財用一歲之財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
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蓋
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爾之爲錢糧官者數
百萬緡一犒而盡當此公私赤立之時所餘用度將
於何取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今宰
執不得沮爾於玄歲而壞爾於今日也昔顏真卿之
出使舉朝爲之失色韓愈之言諭穆宗爲之悔惜至
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今國
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於內故不爾從而尚可
行乎臣思之累日方悟其說然猶不欲以仰瀆天

聽每朝奏事面承 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
落作之不應招之不來孑然孤蹤塊守陋屋而身屬
重其內程期迫於外深念臣之事君寧其觸犯以取
忤不可欺隱而苟從臣伏見數日以來左相慨然請
行而右相亦欲身任其事蓋茲事當用親信久任之
宰相不當用疏遠驟進之書生而况二相服在太寮
多歷年所凡今專閫之臣下逮將士皆其親所識拔
幹旋運掉如身使臂氣勢聯屬靡不如意豈可與
旦驟升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 陛下若從其請則
事體增重人心胥奮或不欲強其行則其次又有樞
府二日翔翔要近之日久矣諸國事閱習人才亦豈